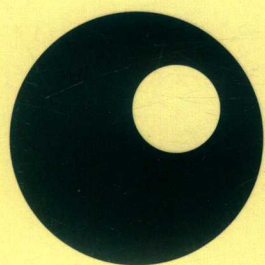




时代心理 | 大师名作

遗忘 与 失误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

[奥] 弗洛伊德一著 杨韶刚一译

著名心理学家杨韶刚无删节译本

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作品
其学术地位与《梦的解析》媲美

THE
PSYCHOLOGY OF
EVERYDAY LIFE

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时代心理 大师名作

[奥] 弗洛伊德 著

杨韶刚 译

遗忘与失误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

The Psychology of Everyday Lif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忘与失误: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奥)弗洛伊德著;杨韶刚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212-10325-5

I.①遗… II.①弗… ②杨… III.①精神分析-通俗读物
IV.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0058号

遗忘与失误: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

Yiwang Yu Shiwu Richang Shenghuo De Xinli Fenxi

(奥)弗洛伊德 著 杨韶刚 译

出版人:徐敏

责任印制:董亮

责任编辑:张旻 郑世彦

版式设计:宋文岚

封面设计:昇一设计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地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电话:0551-63533258 0551-63533292(传真)

印刷:安徽省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2

字数:250千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12-10325-5

定价:5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译者序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派的创立者。《遗忘与失误: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这本书是弗洛伊德在创立精神分析之初的早期重要代表作,有人认为本书可以与《梦的解析》和《性学三论》相提并论,但也有人认为本书与弗洛伊德稍微后期一点的《精神分析引论》相媲美。但不管怎么说,读者完全可以通过对本书的阅读而得出自己的正确判断,加深对弗洛伊德思想演变的深切了解。

本书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实际生活中的鲜活案例,而且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理论阐释。其中的论点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正确,学术界对此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但至少提供了一家之言,对人们从个体无意识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某些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相信读者自会从阅读本书中得出自己的独特判断和结论。

译者从事西方心理学史研究 30 多年,尤其是对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心理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罗洛·梅的存在一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较多,也分别翻译过这几位著名学者的学术专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译者曾协助导师车文博教授翻译了《弗洛伊德文集》五卷本,全部文集共计300余万字。我个人翻译了50多万字,校对了60多万字。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脑,全部译稿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写出来的,至今我还清晰地记着那一个一个挑灯夜战的日日夜夜。

然而,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遗忘与失误: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却不是我当时翻译和校对的。20多年后的今天,承蒙安徽人民出版社郑世彦编辑的盛情邀请,尽管我现在正忙于《荣格全集》的翻译,手头上的工作、教学和其他行政事务依然非常忙碌,但出于对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热爱和学术兴趣,我还是欣然接受了本书的翻译任务。我的博士生刘建金利用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的时机,帮助我从《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复制了这本书,从而使本书的翻译可以有最权威的英文版本作为学术依托,这比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布里尔(Brill)的译本更为专业和权威(两者的具体区别请读者参见本书英文编者注),因而比20多年前的中文译本增添了很多弗洛伊德后来增补的内容和脚注。

为了准确地翻译和体现原著的学术内涵,在英文原版中凡是使用德文或者其他语种来表述的地方,本译者都尽可能地采用了德语的原文并翻译成中文,遇到实在费解的德文,我还多次请教我校西语学院的德语老师林璐博士,她总是非常耐心地给以答复和尽可能全面的解释。因此,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对她为本书的翻译提供的热情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安徽人民出版社的郑世彦编辑为本书的翻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一直非

常耐心、宽容大度地和译者沟通联系,将本书的翻译质量放在第一位,这才使我得以比较从容地将本书翻译好。值此本书出版之际,我向郑世彦编辑深表谢意。

尽管迄今已经翻译出版了 20 多本译著,在承担本书翻译任务之时,我也力求翻译出一本高质量的译著,但仍然难免会有疏漏和译文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当不胜感激。愿各位读者在本书中获得有益的精神价值和思想的启示。

杨韶刚

南国商学院

2018 年

英文编者序

目前这本全新的译著是由艾伦·泰森(Alan Tyson)翻译的。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只有《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可与这本书——《遗忘与失误: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相媲美,二者在德文版的印刷次数和被翻译成其他文字的版数方面都几乎相同。^①目前这个版本几乎把该书以前每一个版本中所新增加的材料都包括进来了,而且在这一点上,人们认为它与《梦的解析》和《性学三论》这两本书很相似,弗洛伊德用其毕生的精力不断地对这两本书加以补充。但实际上,它们的情况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这后两本书中增补的新材料,大部分都是由临床发现和理论结论的重要扩展与修正所构成。在《遗忘与失误:日

^① 《遗忘与失误: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在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除1914年的英文版本之外,还被译成俄语(1910年)、波兰语(1912年)、荷兰语(1916年)、法语(1922年)、西班牙语(1922年)、匈牙利语(1923年)、日语(1930年,两个版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1937年)、捷克语(1938年)以及葡萄牙语和瑞典语(日期不详)。

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几乎全部的基本解释和理论已在最早期的版本中出现过；^①后来增补的大量材料只不过是一些相关的例子与说明而已（一部分是弗洛伊德自己提供的，但大部分则是他的朋友和学生提供的），用来进一步阐明他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毫无疑问，他对那些例子本身和以这些广泛的实例来证实其观点的阐述方式感到特别高兴。但读者有时却会感到，这些大量的新的例证阻碍甚至混淆了具有潜在论点的主流思想。

在这里，与翻译弗洛伊德关于“梦”和“诙谐”的那些书籍的情况一样，但或许在极大程度上，译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对大部分材料的论述要依赖于如何处理那些完全不能翻译的文字。在以前的版本中，布里尔(Brill)是以极端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他省略了那些含有无法转换成英语词汇的实例，插进了一些他自己可以对省略的部分做相似解释的例子。毫无疑问，在那些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在布里尔翻译弗洛伊德著作的时期，弗洛伊德的著作在英语国家几乎无人知晓，尤其重要的是，此后因为没有设置一些不必要的障碍，从而使弗洛伊德自己特意为一般读者所写的这本书得以传播（参见英文版第272页的脚注）。布里尔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这可由他的译本到1935年发行了16次这个事实来证明，而且随后又发行了很多次。他自己的例子大部分也都是非常出色的，实际上其中有两三个例子为弗洛伊德在后来的德文原版中所收录。不过，也有一些明显的意见反对把这种情况保持下去，尤其是为那些对弗洛伊德作品要求更严厉的学者们所设计的任何版本就更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省略了一则弗洛伊德

① 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在本书后来版本中的最后一章做了阐述。

用作说明的例子,就会不可避免地省略掉一些伴随该例子的重要或者有趣的理论评述。此外,虽然布里尔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宣称,他的意图只是“更正或替代作者的某些实例”,但译著本身通常并没有揭示出哪些实例被替换了,读者有时或许无法确定他是在读弗洛伊德的书还是在读布里尔的书。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布里尔的译本是译自1912年的德文版本,而在所有后来发行的版本中一直没有改动,因此它完全忽略了弗洛伊德在随后10年或更多年的时间里对这本书所做的非常大量的补充。由于这些不同的原因而导致的省略,其整体性影响是令人吃惊的。该书的最新版本共有305页,正如在《弗洛伊德全集》(*Gesammelte Werke*)中印刷的那样,其中有90页到100页(几乎占这本书的三分之一)迄今为止从未在英文版本中出现过。因此,现在的这个译本注重译文的完整性,无疑会对可读性造成损失,这是由《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的政策引起的,这种政策通过保留德语原文,并借助加方括号和注释的方法对德语原文加以解释,用这种普遍性的方法来处理文字。

我们发现弗洛伊德在1898年8月26日写给弗利斯(Fliess)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年,第94封信)第一次提到“失误行为”(parapraxis)^①。在这封信中,他谈道:“我终于抓住了我怀疑已久的一件小事”——它以那样一种方式使一个名字有时被人们所避开,而且在原来的地方用一个完全错误的名字来代替那

① 德语“Fehlleistung”,英语为“faulty function”,即有缺陷的功能。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事实,在弗洛伊德写这本书以前,这个一般性的概念在心理学中似乎还不存在,在译成英文时,就不得不发明一个新的英文单词以适应德语原词。

个被避开的名字。^①一个月以后,9月22日(同上书,第96封信),他给弗利斯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这次他用的是“西诺雷利”(Signorelli)这个熟悉的名字。在同一年,他把这个例子作为研究失误行为的预备性材料发表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1898b)杂志上。后来,他在本书的第一章里使用了这个例子。第二年,弗洛伊德在同一份刊物上发表了关于“掩蔽性记忆”(screen memories)的论文(1899a),他在本书的第四章用相当不同的话语进一步讨论了这个主题。但是,他当时的时间完全被完成《梦的解析》(1900a)占据了,被他为其短篇研究《论梦》(1901a)准备材料所占据。直到1900年年底,他才开始认真地为《遗忘与失误: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这本书花费时间。在这一年10月(弗洛伊德,1950年,第139封信),弗洛伊德征得弗利斯的同意,引用了《浮士德》(*Faust*)中的话作为其著作的题词,实际上《浮士德》的这段引文出现在了其著作的扉页上。1901年1月30日(第141封信),他报告说:这本书“正处于停顿状态,已完成一半,但很快会继续写下去”,^②2月15日(第142封信),他说,再过一些日子,他的著作就完成了。实际上,他于7月和8月,在同一份《柏林期刊》上就发表了两期他的初步研究成果。

① 由于弗洛伊德在其他地方从未使用过这个例子,或许可以在这里重复一下,尽管对这个例子的解释并不是既定的:“不久前,我恰巧对安德里亚斯·霍夫尔(Andreas Hofer)(Zu Mantua in Banden...)这位作家的名字发生过失误。我确信,这个名字一定是以‘au’结尾的——或是Lindau,或是Feldau。当然,这个男人是朱利叶斯·莫森(Julius Mosen,1803—1867,戏剧家与诗人);‘朱利叶斯’这名字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我可以指明的是:(1)我之所以会压抑莫森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具有的某些联系所致;(2)幼年期的事件对这个压抑过程发挥了作用;(3)被篡改的替代的名字跟症状一样,是由两组材料引起的。这种分析是相当完善的,但遗憾的是,我无法使它比我做的大梦更具有知名度……”

② 整个1月份,他都在为“杜拉”(“Dora”)这个病例的写作做准备,尽管这个写作实际上在以后4年都没有发表(1905e)。

三年以后,1904年,这本书第一次作为一个分卷得以发行,内容几乎没有任何改动,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却几乎一直在不断地加以增补。1901年和1904年,该书共有十章。1907年首次增加了两章(即现在的第三章、第十一章)。在弗洛伊德图书馆里,我们发现了1904年版本的一张插页的拷贝,弗洛伊德在这上面对增补的例子做了一些初步的注释。这些注释中的大多数被收编在后来的一些版本中,其余的则在它们令人感兴趣的范围内,在本书适当的地方作为脚注而包含在内。

弗洛伊德怀着特别的感情去看待“失误行为”(parapraxes),这毫无疑问应归因于以下这个事实:它们与梦一道使他能够把与神经症有关的重要发现扩展到正常的心理生活之中。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常常把“失误行为”用作将非医学人员引入精神分析领域的最好的预备性(入门)材料。这种材料既简单,而且至少从表面上看又不惹人讨厌,同时又与每一个正常人都曾体验过的现象有关。在弗洛伊德的某些带有说明性的论著中,他有时对“失误行为”的偏爱甚至超过对“梦”的偏爱,因为梦会涉及更复杂的机制,而且势必会将人迅速地引入深水区。于是,他在1916—1917年的《精神分析引论》的系列大作中,开宗明义地发表了3篇专门论述“失误行为”的文章,顺便提一句,在这3篇文章中,有很多例子都在本书后面重复出现;而且,他在给《科学》(*Scientia*)杂志(1913j)和马尔库塞(Marcuse)的百科全书(1923a)投稿时,对“失误行为”的稿件予以同样的优先考虑。但是,尽管这种现象简单而又很容易解释,弗洛伊德还是能够用它们来论证在《梦的解析》中所建立的基本论点究竟是什么,即两种不同形式的心理功能的存在,他把它们描绘为原发性与继发性心理过程。此外,弗洛伊德还有一个基本信念——他相信“决

定论”普遍适用于心理事件，这个信念可以通过对“失误行为”的考察而令人信服地得到支持。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他捍卫着这样的真理：发现心理过程中的每一个最微小细节中的心理决定因素，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能的。在“失误行为”的事例中似乎更容易实现这个目的，或许这个事实就是为什么“失误行为”对弗洛伊德特别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的确，这使他在其晚期作品之一“失误行为的奥妙”(The Subtleties of a Faulty Action)(1935b)这个短篇论文中再次提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论点。

目 录

中译者序	001
英文编者序	005
一、专有名词的遗忘	001
二、外语单词的遗忘	010
三、姓名和词组的遗忘	019
四、童年记忆和掩蔽性记忆	053
五、口误	064
六、读误和笔误	127
七、印象和意向的遗忘	161
八、闪失行为	192
九、症状行为和偶然行为	225
十、差错	255
十一、混合失误	270
十二、决定论、机遇和迷信	280

附录一	弗洛伊德年谱	327
附录二	弗洛伊德也疯狂	332



一、专有名词的遗忘^①

1898年,我曾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遗忘的心理机制”的短文(弗洛伊德,1898b),现在我想在这里旧话重提,并将其作为进行更广泛讨论的出发点。文章中,我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生活中人们所熟悉的专有名词的暂时遗忘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通过自我观察,我找出了很多有关的事例;经过多次尝试,我得出了这种结论:这种特殊的现象(似乎微不足道,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实际价值),即记忆拒绝操作的心理功能,并非仅仅可以用普通的方法加以说明,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更深远的解释。

如果人们让一个心理学家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记不起我们知道、我们完全应该记住的某个专有名词?除非我的估计有错,否则他会满足于做出这样的回答:专有名词比其他种类的记忆内容更容易遗忘。他会列举出很多

^① 除了以下记录的极少数改动之外,本章的全部内容都可以追溯到1901年。

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把专有名词挑选出来进行特殊的处理。但他却不会怀疑在这些现象背后,还有其他条件在发挥其重要作用。

我密切关注专有名词的暂时遗忘现象,源于我的观察分析;在这些遗忘现象中,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虽然这些特点并非适合所有专有名词的遗忘情况,但是可以在个别的案例中相当清楚地识别出来。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实际上不仅会遗忘一个名字,而且还会出现“记忆错误”(wrongly remembered)。在我们努力回忆一个名字时,尽管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企图回忆起已经遗忘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却没有出现,这时出现在意识中的是其他的名字——替代的名字(substitute name);我们立即就认识到这肯定是错误的,但这个名字却以极大的力量强迫性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我们将这种用另一个名字取代遗忘的名字的过程称为“替代”(displacement),不过这种替代是一种错误替代。我的假设是:这种替代并不是一种人为的心理选择,而是遵从着一些能够预测的、与规则相一致的方式。换句话说,我怀疑,在替代名词和遗忘的名词之间以一定的方式发生着联系,而这一方式我们是可以察觉到的;而且我希望,如果我能成功地解释这种联系,那么,对专有名词遗忘的情况就能进行阐明了。

我还是选用 1898 年文中的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我虽然付出了很大努力却还是没有成功地回忆起来一个名字,那是一个艺术家的名字,奥维多大教堂(Orvieto cathedral)上的巨幅壁画“四种最后结局”^①便是他创作的。当时,我虽然没有回忆起西

① 四种最后的结局是死亡、审判、地狱和天堂。

诺雷利(Signorelli)这个名字,但另外两个画家的名字——波提切利(Botticelli)和波特拉菲奥(Boltraffio)却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虽然我的判断立刻就明确地予以拒绝,认为这两个名字是错误的。当我从其他人那里获悉这个名字时,我立刻而且毫不犹豫地认识到就是这个名字。那么,是什么影响了替代名字的产生呢?替代名字 Botticelli、Boltraffio 和真正的名字 Signorelli 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呢?我对此进行的研究导致我得出了如下研究结果:

(一)我对西诺雷利(Signorelli)这个名字产生遗忘,原因并不在这个名字本身,因为这个名字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且当时这一名字出现的背景也没有任何心理的特征。实际上,我对这个被遗忘的名字和其中的一个替代名字波提切利(Botticelli)一样熟悉,而且就西诺雷利(Signorelli)和波特拉菲奥(Boltraffio)这两个名字而言,我更熟悉前者,对后者我实际上并不了解多少,只知道他是一个属于米兰学派(Milanese school)的艺术家。再者,就当时的情景而言,对这个名字的遗忘,实际上对我并没有什么伤害,对我也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启迪。我当时和一个陌生人做伴,驱车行驶在从达尔马提亚的拉古萨到黑塞哥维那某地的路上: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在意大利的旅行,我问我的同伴是否去过奥维多大教堂,是否看过由某人画的那幅著名的壁画。

(二)当我回忆起来在此之前我们直接谈论的话题时,我才豁然开朗,原来对这一名字的遗忘反映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刚才提出的话题受到了先前谈论的话题的干扰。在我问我的旅伴是否去过奥维多大教堂这一问题之前不久,我们谈论的是居住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土耳其人的风俗。我曾对我的旅伴说:在那些人当中,行医的一位同行曾对我谈起过当地人的一些